

久違了，荊桐花！

連興隆

這篇文章從初夏寫過中秋，一晃，大半年都過了。

印象中，大約在今年四、五月份的時候，看到久違重逢的荊桐花，綻放在荊桐老樹的枝頭上，雖然只有寥寥數朵，但老幹新枝，展現的生命力卻是令人欣喜的。

學校這棵荊桐老樹是由本校最資深的園藝同仁張明淥大哥，在一偶然機會中於藍天里舊部落裡發現，經過一番奮鬥，移植到高大校園（故事詳見通訊第六期），從此，高大、老樹；老樹、學生，產生了聯結，高大給了老樹新的生命內涵，老樹也成了高大的一份子。然而，大約三年前，因著一場令台灣農政單位束手無策的外來種蟲害「釉小蜂蟲癭」，荊桐，這台灣的原生種植物，幾乎面臨了一場滅種的浩劫。荊桐老樹在張明淥與庭園班同仁不放棄的努力下，打了殺蟲針，也吊過肥料點滴，終於奇蹟似地撐過了這場浩劫。只是，劫後餘生的老樹從此不再開花了。

今年，在初夏耀眼的陽光中，瞥見了迎風搖曳的荊桐花，看見了高大同學在荊桐樹下舉辦著「荊桐傳藝季」。大四顏晨帆同學（傳設 97）也為荊桐老樹寫了一首動聽的歌曲（請至環安組下載），在同學的心裡，它不再是總務處的植物，不再只是高大的一棵樹，老樹已成了他們在高大四年回憶的一部份。這又是另一個努力在為這學校累積屬於高大底蘊的故事，個人相信這些努力終久必成高大文化的一部份。同學的努力與付出讓人感動，然而，令人沮喪的是，學校似乎在尋找做為教學型與研究型大學的定位上耗盡心力，忽略了一所學校更底層所需要的養分—校園文化。「文化」不是一蹴可幾，需要時間日積月累。來到高大倏忽五年過去，一直很期待看到一份或稱為「國立高雄大學校刊」的刊物能定時定期的出版，

荊桐樹

詞曲：顏晨帆

古老的傳說記憶猷然在心頭
老樹爬山涉水來到校園中
壯碩的外表之中卻帶著溫柔
見證高大開始到今後

荊桐樹 堅力永遠不搖動
像護衛守護我
荊桐樹 風雨依然的伴我
從清晨到日落

回想起數下約定 你我的笑容
青春難忘回憶深藏在心中
不需要太多理由 珍惜這一分鐘
老樹下的承諾 我們牽著手
荊桐樹 堅力永遠不搖動
像護衛守護我
荊桐樹 風雨依然的伴我
從清晨到日落

對一所創校七年的大學，找不到這樣一份最基本的刊物，又怎能期待高大有校園文化呢？我們拿什麼陶冶學生？

刺桐一年四季變化明顯，春天開花，艷紅似火；夏天發芽，新葉初生；秋天茂盛，綠意盎然；冬天休眠，葉落枝枯，所以「四季樹」之名，論是台灣島上的平埔族人、卑南族人、阿美族人、排灣族人，亦或是居住在蘭嶼島上的雅美族人，都是以刺桐開花的季節做為工作曆的指標，刺桐與台灣住民有著極為密切關係。如果刺桐不開花，那表示天有異象，正是革命的時機。1720年11月，台灣南部大地震；隔年1721年(清朝康熙60年)夏初，台灣南部的刺桐花不開的自然異現，鴨母王朱一貴利用這個怪現象，配合進行叛亂。(摘自網路有關刺桐的說明)

老樹終於開花了，久違了，刺桐花！



刺桐花與刺桐老樹(2007)



生病中的刺桐老樹(2005)



剛移植到高大的刺桐老樹(2003)